

LIANGSHIQU TUSHUAN



梁实秋

图传

朱寿桐 刘聪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LIANGSHIQIU T U Z H U A N

梁实秋

朱寿桐
刘 聪 著

图传



广东
教育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实秋图传 / 朱寿桐, 刘聪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5

(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

ISBN 978-7-5406-6584-5

I. 梁… II. ①朱…②刘… III. 梁实秋 (1902~1987) —
传记—图集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718 号

著 文: 朱寿桐

刘 聪

责任编辑: 卢家明

责任技编: 袁 佟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 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85 000 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册

ISBN 978-7-5406-6584-5

定价: 3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3796440

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



NING SHI



梁實秋



ZHU YIZHEN





序言

本图传传主梁实秋先生，生前一直备受争议：先是在清华文学社与闻一多、吴景超等人相过从，虽然才能服众，但因“为人太苛”而每每为人侧目；后在新月文人圈内部与徐志摩等人不甚相谐。当然最激烈的是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艺家“痛打”“乏走狗”式的攻击与批判，这样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直延续到国内学术文化舆论对他长期的挹伐；最后，他的黄昏恋又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在海峡两岸，像梁实秋这样终其一生始终成为如此显赫的争议对象的人物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在他死后，在他长期遭到挹伐的中国内地，他的著作持续热销，他的散文备受追捧，他的历史“积案”也经常被提到重新评价的突出位置。以此，梁实秋成为现代中国最富色彩的传奇性文化人物之一。

我不是梁实秋的拥趸，相反，我对梁实秋的为人文曾持有尖锐的批评，特别是他“为人太苛”却标榜绅士般的宽容，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将半个世纪以前的论敌鲁迅讽为“傲慢小人”（详见拙著《新月派的绅士风情》）。然而，梁实秋作为一个最富有色彩的现代文化名人，他的言论，他的作

为，他的性格一直是能够激起我研究兴趣的对象。在前年召开的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幸得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梁实秋研究者刘聪，她的精辟的见解和对与梁实秋研究的热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适逢广东教育出版社约我撰著《梁实秋图传》，我便邀刘聪加盟。我确定了编著思路，刘聪完成了大部分初稿，我撰写了梁实秋与创造社、新月派文人和左翼文学家的交往与交锋等内容，以及他留学美国的情形。然后全书由我统稿，并让我的博士生兼科研助手张志国协助收集图片，博士生王际兵协助处理编务。这本小书是我们几个人一年多来协同工作的成绩。

卢家明先生当初邀约我编撰《梁实秋图传》，我答应得非常干脆，原因是我早就存有写一写梁实秋之念。2001—2002年间，我有幸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半年，专题研究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自然对梁实秋等师从白璧德、后来积极宣传白璧德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学习档案和生活遗迹颇为留意，我曾专门从哈佛的莱蒙特图书馆调得吴宓、梅光迪和林语堂的档案材料，但十分想阅读的梁实秋留学资料却无缘得见。档案目录上有“梁治华”的名字，由于是1925年以后的档案，则被归入另外一处图书馆，那座图书馆规定查阅这样的档案资料必须要本人或直系亲属的书面授权，我只能与梁实秋的这些档案失之交臂。同时，我还找到了梁实秋初来剑桥时几个人共同租住的小楼，遗憾的是拍摄的照片竟然在电脑中遗失了。但所有关于梁实秋资料搜集的努力并不全是徒劳的，至少我觉得对于梁实秋留学哈佛的事情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应该通过传记资料之类将之贡献出来。例如，梁实秋与白璧德的关系，就值得认真探讨。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20世纪初美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不少中国作家和学者当年来到哈佛，投师于他的门下，遂而成为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中国传人，如梅光迪、吴宓等。其中，梅光迪对白璧德了解中国古典哲学颇有助益，这有白璧德在自己

的论述如《浪漫主义与东方》中直接引述梅光迪对道家“无为”观的解释为证。吴宓则可称得上白璧德的入室弟子，他的哈佛大学学籍卡上有作为导师的白璧德的亲笔签字。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实秋与白璧德的关系其密切程度当不亚于前述两位。鲁迅一向将梁实秋称为“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日本学者小岛久代在《梁实秋与人文主义》一文中也完全将梁实秋视为白璧德的门生，说是梁“师事白璧德后，深受其师影响”；更有肉麻的说法，一位将梁实秋尊为恩师的学者顺势就将白璧德尊为“太老师”：他在《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中说是在“民国51年”想研究白璧德，曾“向（梁实秋）老师问有关‘太老师’的问题”，俨然将白璧德奉为陈陈相因的一门师承的祖师爷。这位以白璧德“学孙”自居的学者同他的老师梁实秋一起，编撰过一本《关于白璧德大师》的专书，在台湾相当有影响。

梁实秋与白璧德这种亲密无间的师徒关系显然根源于梁氏自己的表述。梁实秋一方面在长时间的理论活动和文艺论争中乐于介绍白璧德学说，基本上以白璧德在中国的传人身份自居，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与白璧德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一文中，说到自己与白璧德的交往时，用了“从游”这一概念：“我只从游一年”。“从游”的概念绝对不是意味着一般课堂上听听老师的课，而更是指课前课后家内家外侍坐左右的师徒交往。

从种种材料分析，梁实秋在哈佛留学期间确曾听过白璧德的课，读过白璧德的书，与白璧德可能有过偶尔的个人交往，但其间的关系当不至于密切到像人们认定的以及他自己述说的那种程度；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超出一般留学生与任课教授通常具有的那种关系，梁实秋对于白璧德思想观念的接受更多地带有私淑的成分。

梁实秋原来非常同情欧洲的浪漫主义，崇尚卢梭和拜伦，1923年在科罗拉多留学时写过《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明确地表述了这方面的见解。但到哈佛大学选修了白璧德的

《十六世纪以后之文学批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但是否真的是白璧德的讲课导致了梁实秋思想的彻底转换，恐怕还值得推敲。梁实秋承认他当初是“抱着一种挑战者的心情去听讲的”，短短的几十个小时的教程，就能让一个异国“挑战者”一变而为信徒，这究竟是白璧德学说同化力特强，还是听讲者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的侏儒，于观念方面无所持操？其实，梁实秋转向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白璧德学说驯服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当时西方文明反思和批判思潮影响的结果。人们应该注意到，斯本格勒的《西方的衰弱》刚在德国发行，就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连梁启超这样沉稳的学者都深受这一时潮影响，大批西方科学文明，则梁实秋这类并无持操的青年转而投向白璧德人文主义旗下，实在并不需要多强大的理论吸引力起作用。

梁实秋多次表示对白璧德理论的服膺，可就是没有认真从事过对白璧德理论的译介工作，倒是在1929年翻译过摩尔的《资产与法律》，并且声称“穆尔是我所最佩服的批评家之一”。摩尔是白璧德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伙伴，梁实秋乐于翻译摩尔的著作却懒于翻译白璧德的文章，这种现象委实耐人寻味。一个可靠的解释是，梁实秋其实并未像他自己所自述的那样通读了白璧德当时的五本主要著作，即《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大师》、《民主与领袖》，或者有所涉猎，但因“他的学院派的气味很浓，引经据典，脚注甚多，文笔虽然刚劲，读来却很吃力”，而真的是“未窥堂奥”，更谈不上翻译介绍了。这些未必是过谦之言，他确实认为白璧德的著作艰深难懂，以至判定“像鲁迅那样的人”“也绝对无法能读懂”白璧德。在“未窥堂奥”的情形下对白璧德的理论以及对白璧德本人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兴趣，究竟能激起多少亲近的愿望，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实秋在哈佛期间与白璧德并没有建立起人们想象的那种近切紧密的关系。

这样的内容显然不适合在简短的图传中体现出来，让它出现在序言中，只是为了说明我对整理梁实秋资料，撰写梁实秋传记的兴趣之来源，同时也说明，这部图传很可能仅仅就是我对梁实秋研究的另一番开始。

朱寿桐

2006年9月8日于暨南大学



目次

壹 北平童年\ 1

贰 清华八年\ 23

叁 学在美国\ 55

肆 青春华彩\ 79

伍 颠沛中年\ 129

陆 岛居岁月\ 163

古朴家风

百多年前，也就是1903年1月6日，农历的腊八一——节那一天，在北京内务部街20号的梁宅，诞生了一个男孩，祖父为他起名治华，字实秋，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坛名家的梁实秋。作为一个走过五四的知识分子，梁实秋的一生不激不随，雅健通达，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知识结构完善、人格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风范。而这样的风范首先得益于他所出生的家庭。

内务部街20号(今39号)。梁实秋断断续续在此居住达24年之久



梁实秋曾经说自己出生于一个“古老的大家庭”。这样的描述乍一听会让人产生簪缨鼎食之家的感觉，可事实上，这种描述更意味着一种传统忠厚的古朴家风。因为他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家世可言，他的远祖在河北沙河一带务农，家道清贫，一直到了他的祖父这一代才出现转机。他的祖父到北京谋生，后来有机会入仕，在广东做官，家道才步入小康。当年祖父曾经在杭州小住过，正赶上梁实秋的父亲入学应考，为便于应试，梁家落籍钱塘，因此，虽然梁实秋出生于北京，但他的籍贯曾经一

直是浙江钱塘。直到他小学毕业时，为了投考清华学校，他的籍贯才重新申请改为北平，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平人。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是清末的秀才，也是同文馆英文科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在京师警察厅服务。他一生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身，除精于金石、小学之外，还衷心佩服西方文明，眼界开阔。这样的父亲，对梁实秋一生的成就影响甚巨。

梁实秋的祖父从南方告老辞官后回到北平，买下了北平内务部街（当时叫勾栏胡同）20号的房子，这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坐落在东城区相当热闹的地区，出胡同东口往北是东四牌楼，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到处各色店铺林立，北平的世俗景象尽收眼底，一派繁荣。这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屋三十几间，算是北平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门前有四层石台阶，人称“高台阶”，开始的时候台阶旁边还有左右分列的上马石凳，这是家境殷实的景象，后来因为妨碍交通而拆除了。大门上黑漆红心，浮刻着黑字“忠厚传家久，诗书

老北平的四合院



继世长”的对联，门框旁边木牌刻着“积善堂梁”四个字。大门的门洞里，左右分列两条懒凳，在白昼里大门永远是敞着的，过路的人谁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单是这大门口，温柔敦厚的诗礼家风已经俨然可见。梁实秋对这一副对联极为推重，他后来说：“近年来越想越觉得其意义并不平凡，而且是甚为崇高。这不是夸耀门楣，以忠厚诗书自许，而是表示一种期望，在人品上有什么比忠厚更为高尚？在修养上有什么比诗书更为优美？有人



门口有高台阶的四合院

把‘久’、‘长’二字删去，成为‘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四言联，这意思更好，只求忠厚宅心，儒雅为业，至于是否泽远流长就不必问。”而他所谓的“忠厚宅心，儒雅为业”也正是他一生的禀赋。进了大门，迎面是两块金砖镂刻的“戩谷”两个大字，“戩”是福的意思，“谷”是禄的意思，取的是福禄吉祥之意。前面放着一大缸水葱，除了冬天结冰的时节总是绿油油的，长势旺盛。庭院里，也并无什么奢侈之处，倒是寻常百姓之家中摆设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应有尽有，毕竟这并不是一个代代承传的高门望族，用梁实秋自己的话说，是属于中产阶级，“略有恒产，衣食无缺”而已。但由于梁实秋的父亲思想比较新派，在辛亥革命后，家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客厅里装上了庞然巨物“德律风”，也就是电话，照明的油灯、猪蜡也被取代，里里外外都装上了电灯，到了夜晚一派光明。另外，还装上了西门子制造的电扇。这是个既新鲜又危险的玩意儿，父母勒令孩子们不准走进离电扇五尺以内的地方，生怕中断了他们的手指。在梁家的后院，正中央有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榆树，取“后边有榆（余）”的吉利之意，意思是凡事要留有余地，不可穷尽。这是祖父母不忘当年的贫苦出身，警戒子孙之意。不仅如此，在每年的春暖花开之时，祖父会令佣人在院中砌一口大灶，蒸窝头

和榆钱糕，要求全家人站在台阶上共食，意思是不要忘记贫贱。

其实这样的小康家庭通常是最能代表传统之风的家庭。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虽然是微有薄产，但是自长辈至小辈还不足以能坐吃山空，为此长者仍需兢兢业业，孝亲教子，小辈则必须驯服于庭训，孜孜求进，以期光耀门楣。这样的家庭传给子孙的立世之道多是中规中矩，合乎礼法的，忠厚之道，诗书之礼，就是子辈们的行为法度。事实上亦是如此，历来的纨绔子弟，多出于大富大贵之家，而叛逆之徒则多见于饱经忧患的贫困之家。而像梁实秋这样的小康家庭是最安命守分，从骨子里愿意奉行传统礼法的。这从梁实秋对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即可看出，一家人聚居一院，严格奉行长幼之序，尊卑之别，

梁实秋出生以及度过童年的地方



饮食起居亦自有法度。

在民国之前，由于祖父健在，持家遵循的是纯粹旧式的规矩，家风很严。祖父母住的上房、颂经的佛堂，父亲的书房，佣人们住的门房、下房，都是孩子们禁足的地方，稍有逾越就会遭到呵斥。祖父母的上房是孩子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一经呼唤却又是非进去不可，在孩子们眼中，那里是让他们战战兢兢的禁地。即使是在院子里，孩子们也不敢肆意跑跳，因为要提防祖父隔着窗子看到。有时街上传来诱人的小吃叫卖声，孩子们一时忘形撒腿往外跑，窗户里立刻会传来祖父的断喝：“跑什么？留神门牙！”可有时也有例外，因为那些吃食对长幼们都是莫大的诱惑。孩子们手里拿着买来的小吃被唤进上房，祖父有时也会笑着尝一尝孩子们手里被叫做“狗屎橛”、“猫屎橛”的杏干糖和柿霜糖，等下次小贩再来的时候，孩子们就会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答腔：“我吃猫屎橛！”这一点谐谑中方可见祖孙含饴的亲切。年幼的梁实秋和父母一起住在西厢房，同胞一共十一个，在严格的家规下，梁实秋回忆儿时的生活大半是在西厢房的大炕上度过的，炕上有个被窝垛，十床八床的被褥堆得很高，孩子们爬上爬下引以为乐。而大家庭的膳食也是有严格规矩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和孩子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只有在吃水饺和热汤面的时候是例外，全家上下可以一视同仁。逢到祖父吃得高兴的时候，他会吆喝跑上房的小厮把厨子叫来，隔着窗子对他说：“你今天的爆羊肉做得好，赏钱两吊！”厨子在院中慌忙屈腿请安谢赏，这样的情景让孩子们觉得滑稽可笑。梁实秋的大哥有一次忽然心血来潮，吃完了祖母给的东西之后，学着家里佣人的样子，走上前来屈下腿深深地请了个安，并且说了一声：“谢谢您！”这个恶作剧把祖母气得几乎晕厥过去，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动了家法，用马鞭

在他的屁股上打了好几下，这让幼小的梁实秋从亲情之中看到了“专制与压迫”。

在这样的家庭中，在祖父母跟前，梁实秋的母亲作为儿媳必须要尽分内的孝道，在儿女跟前，她也必需尽母亲之职。所以年幼的梁实秋亲眼看到了大家庭中女性的辛苦，母亲总是在黎明即起，张罗每个孩子梳洗，这么一大堆孩子站在那里，她要一根一根地梳个没完。等听到公公在上房一声咳嗽，她要赶紧捧着茶点送过去，而丈夫则领着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孩子们，让他们按长幼顺序排好，恭恭敬敬地到上房给老人家请早安。这是他们一家人每天生活的序幕。而这种序幕是非常严肃的，“像早朝一样的肃穆而紧张，在大柜前面两张二人凳上并排坐下，腿短不能触地，往往甩腿，这是犯大忌的……”虽然孩子们始终不知道这犯了什么大忌，但他们一旦不自主地甩了腿，必然遭到祖父母的呵斥。而母亲的苦楚则更甚于孩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儿媳妇侍奉公婆是天职，即使家里有成群的奴婢，这一项工作还是要做媳妇的亲力亲为。在梁实秋的印象中，母亲就几乎从来没有躺下来休息过，他说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从来没睡过觉。因为每天晚上母亲打发他们睡下后还有她的工作，她需要去伺候公婆的茶水点心，直到午夜，公婆房里的灯不熄，她是不能睡的，要随时听候差遣。第二天，她仍然是家中除了佣人外第一个早起的人，她要赶紧整好头脸、衣裳，随时听着上房里公婆是否起身，好按时把盖碗茶、燕窝等送过去。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是永远站着的，没有座位。足足的几个钟头站下来，不缠足的女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她这样缠足的人。她每天劳作时间很长，而且总要等到午夜时，公婆开恩，说一声“你睡去吧”，她这一天才算是功德圆满，可以回房休息了。这时候她已经是又累又困，常常是衣服也来不及脱，就像一段木头一样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梁实秋的妻子程

季淑走进这个家庭之后，也仍然循着梁实秋母亲的为妇为媳为母之道，两个女性的辛苦，让梁实秋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多的痛惜。

这种循规蹈矩的大家庭生活只有在年关或过节的时候才会有解禁的机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长辈们格外开恩，纵容孩子们的玩闹，孩子们也才可以真正地做出“孩子状”，过他们的“狂欢节”。除夕之夜，满院子撒上芝麻秆，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宫灯、纱灯、牛角灯出笼，孩子们也可以每人手提一盏；而玩花炮更是孩子们心仪的游戏。可惜的是年关一过，孩子还是要过回敛声屏气的规矩生活。正因为如此，童年这一点难得的快意，让中年之后的梁实秋对北平的年景仍然留恋不已。

童蒙初开

正是在梁实秋和兄弟姐妹们游戏起居的西厢房里，他开始接受来自父母的启蒙教育，这时的他有六七岁的光景。

父母在大炕上摆着一张炕桌，梁实秋和哥姐四个人，盘腿落地地坐在炕上，有时也把腿伸到炕桌下，夜晚点上一盏油灯，燃起三根灯草，一起描红模子，写大字，念字号。坐在一旁拿着笞帚疙瘩或是掸子监督他们用功的是母亲。所谓“红模子”就是红色的单张字帖，让孩子用手笔把红字涂黑，帖上的字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而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所谓“字号儿”就是小方纸片儿，父亲在每张纸上写一个字，每天要他认几个字，逐日复习。后来父亲又给他们买了书局出售的“看图识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画，学习就变得有趣多了。除了教孩子识汉字之外，父亲也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这种中西文化双管齐下的教育方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思想开明的父亲还